

酷兒全球化 / 女性情慾烏托邦

評丁乃非的〈貓兒噤聲的媽媽國〉

——兼評《她鄉》

劉亮雅

丁乃非指出《她鄉》裡的種族、階級與性政治的問題，以及這些問題如何結合，分析得頗為細膩深入。「她鄉」女人為雅利安族，以處女生殖方式建立女性烏托邦，成為無性慾之媽媽國，強調乾淨、絕對理性、高等文明。「她鄉」裡多數動物與劣等人種都經技術淘汰，性慾強的女人被鄙視、不准生育，連貓兒都不會叫春，此種高度優生學與馬爾薩斯式人口控制反映了白種人的優越感，以及禁慾的中產階級女人對性與身體的規訓。丁乃非批判《她鄉》的盲點與侷限，因此有其重要性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以為《她鄉》在性別政治上的建樹不宜抹殺。《她鄉》假托女性烏托邦批判二十世紀初美國的父權價值，藉由三名闖入「她鄉」的美國男人比對「她鄉」與美國兩地的性別觀，有其激烈處，但也挾帶了不少揶揄嘲諷。例如「她鄉」的女子打扮中性、健美獨立、反暴力又能自衛，飛奔起來三名美國男人根本望塵莫及，這樣的女子截然不同於強調「女性化」的美國女子，也顯現傳統所謂女性魅力常為男人慾望之投射。三位男士原希望到了女人國後可以享盡豔福，孰料被軟禁起來，接受優雅淑女的再教育。三位男士起初很失望周遭「沒有女人」，凸顯傳統上男人心目中的所謂的女人都是年輕貌美的，排除了老女人。「她鄉」的女人像媽媽一樣將三個男

人馴化為小男孩、小男生，此一安排刻意翻轉傳統上男人擁有知識霸權、男人認為女人是無知、長不大的小女孩之觀念，不無挖苦、嚇嚇男人之意。此外，「她鄉」的再教育也使敘述者范戴克（即三男之一）反省美國社會強調男威猛、女柔弱的兩極化性別觀，以及美國社會將女人、家庭、孩子私有化的問題。「她鄉」的社會主義制打破私有財產制，女人不再隸屬於個別家庭，而成了社會主體。

但「她鄉」最聳動的莫如處女生殖。女人可以不需要男人而自行繁衍兩千年，這是故意要嚇死男人、讓男人做噩夢。「她鄉」的女人不知何謂「處女」，暗示「處女」乃是男人造出的觀念。然而另一方面，「她鄉」的處女生殖似乎又複製了聖母瑪莉亞處女懷胎的無性慾形象。此種無性慾或反情慾的傾向是耐人尋味的。女性主義運動時不時會冒出一種想法，認為異性愛是女人敗給男人、無法堅持自我、或讓女人互相爭風吃醋難以合作的主因。當然這在現實經驗裡不乏例子，因此可以理解。「她鄉」三女對闖入的三男表現出理性的愛，似乎就是要抵制異性愛慾的狂烈。但如果異性愛是被如此看待，同性愛又如何呢？一個存在兩千年的女人國按理提供了上好的機會。但《她鄉》作者似乎刻意排除此一可能。「她鄉」的女人之間有如母女、姊妹，雖然非常親密，卻不是明顯的同性戀關係。她們經由想像而懷孕，當然你可以解讀她們所想像的也許就是她們朝夕相處的女人（既然她們已兩千年沒見過男人），因此可能頗為曖昧，但此種曖昧比起異性愛更要隱微得多。此外，「她鄉」強調母職，舉國皆媽媽，不是生母便是教母，視孩子為國家存在的理由，似乎某種程度複製了傳宗接代的工具性，也窄化了存在的意義。

《她鄉》似暗示性愛是擾亂秩序的根源，遂堅壁清野，全書的女性烏托邦想像在強調秩序和絕對理性的同時展現出反情慾、反對

差異的單一價值，而變成了一個單調乏味的世界。丁乃非的分析顯現《她鄉》背後所服膺的白人中心、中產階級、反性慾的心態，指出女性主義走上教條主義、整齊劃一、不尊重差異有其危險。然而《她鄉》所代表的第一波女性主義的遺產也不宜隨便加以否定。當我們說「男」「女」概念在歷史過程中不斷被重塑，就不能不談過去女性主義運動的貢獻。在父權思想依然為虐的今天，策略性的本質論有時仍是必須的。目前就公娼事件台灣婦運內部的路線之爭，反映了運動走向差異政治後必然有的齟齬，但這中間並非沒有對話、溝通、協商、合作的空間，如何珍惜、滋養這樣的空間需要更多自我批判的智慧與彈性。